

谈天
 说地

## 端庄是美之美

□刘诚龙

曾经也是追剧人。乡里放电影，是一个村一个村巡着放，我们是一个村一个村地追着看。曾记得看《烈火中永生》，看到江姐将赴刑场，死神迫在眉睫，步步紧逼，江姐与狱友们从容不迫绣红旗，一针一线，都是一丝不苟。一个人面临生死考验，可以这么沉静与镇定。

更看到一个细节，江姐绣完红旗，换上旗袍，用手轻拍旗袍的褶皱。少年不懂如何来形容江姐的动作，只是被这般美震住了、迷住了，呼吸都屏住了。现在想来，镇住我的，是革命气概吧，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；迷住我的，是女性气质吧，“收和颜而静志兮，申礼防以自持”。一个和字，一个静字，一个持字，描述古典女子的词语，用在江姐身上，不违和。庄重，静穆，婉慧，自矜，江姐征服人的动人力量来自于此。

也曾看到一群美女旗袍走秀。艳阳之下，荷池之中，一队美女，金钗银钗二三十钗，袅袅娜娜，款款摆摆，荷田丛里演绎节目。因为身子一直紧绷，夏日阳光一直紧照，旗袍美女们走到后台，原形毕露，有大呼热死了的，有叫累翻了的，更有几个美女，直挺挺倒在沙发上，笔挺挺的旗袍，都皱巴巴的了。

却有一个美女，肤色不是特别白，脸庞不是特别美，一个人笃笃悠悠，走在最后。后台挤满了美女，她就站在檐下，但见她掏出手帕，轻摇夏风，不言不语，脸笑嘴笑。俄而，有人给她搬来竹背靠椅，她却不躺，抹了一下旗袍，双腿收敛，笑眯眯侧身而坐，果然是：瑰姿艳逸，仪静体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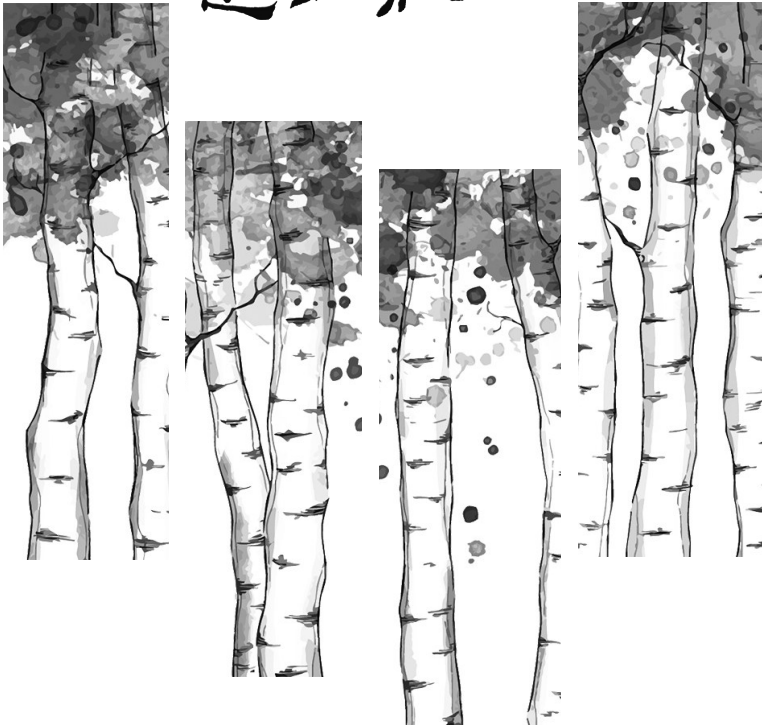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端庄吧。端庄是：坐姿不偏不倚，行姿不疾不徐，情态不急不躁，待人不浓不淡，处事不矜不伐，吃苦中苦不屈不挠，居人上人 不卑不亢。端庄美女，身外宇宙必然是云淡风轻。她始终以淑女其姿，坐看云起；始终以静女其态，但看花落。

端庄，以静为外观，以贞(正)为内求，她坐她行，她举她止，她言她语，她手她足，有一般镇人之力，有一股摄人之神，好汉见之，生敬；恶汉见之，生畏。

端庄美女，不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她也是满有亲和力的，她对你不太设防，你对她也不用设防；端庄美女，定拒人于百米之外，她不会胡抛媚眼，诱人，她不会乱送秋波，惑人；丹唇轻启笑吟吟，粉面含春威凛凛，其桃花脸上，或存三月春风，其杏花眼里，却是凛然秋意。端庄，不是春花为艳，端庄，正是秋水为神。端庄人不是无情，她是“一半儿端相，一半儿掩”。

与活泼美女比，端庄美女或少了一份青春活力；与活泼美女比，端庄美女更多了一份成熟风韵。端庄美女，是温婉的、成熟的、雅致的、严谨的、贞静的、清洁的。她理解人，她也理解自己；她尊重人，她也尊重自己；她不害人，她也不让人害自己；她不媚人，也不太媚自己。

各色美女，各有各态，各擅各美，美美与共。泼辣型的、撒娇型的、时尚型的、汉子型的。什么型美女最美？张潮《幽梦影》所描述美之美女，美女之美中美，正是端庄型的：“所谓美人者，以花为貌、以鸟为声、以月为神、以柳为态、以玉为骨、以冰雪为肤、以秋水为姿、以诗词为心。”



这些年，我一直惦记着去“雪乡”看一看。毕竟是黑龙江人嘛，作为一个黑龙江人没去过雪乡，如同法国人没到过凯旋门一样。那是终生的遗憾，是永远的跌份。然苍天不负有心人，恰好寄来了一个参加“论坛”的机会，阿弥陀佛，终于可以去雪乡了。

## 雪乡

□阿成

“雪乡”这个名字源自一帧摄影家的作品之名。因这个名字太名副其实，太有个性与特色了，于是于流传之中，久而久之，没有人再叫它的名“双峰林场”，都称它“雪乡”了。

例行的“论坛”之后，我便踏上了去雪乡的路。途中过一小镇。小镇虽不大，但颇具地方风情，飘着红穗穗儿“幌子”的小馆子，挂着如“小河鱼”“脊骨酸菜”“杂杂火锅”之类的招牌，看上去非常馋人，让人冲动。什么叫“杂杂火锅”呢？往深里一想，乐了，原来“杂”是“转”的意思，打冰杂儿，抽冰杂儿，不就是可以转的“杂儿火锅”么？当然，外地人就不见得懂得其中的奥妙了。行色匆匆，收回妙想，继续前行。

中巴依山而转。车外的温度为零下30摄氏度，冻脚了——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冻脚了，这回又冻一回，很感动，往事一下子涌进脑海，像在肚子里打翻了五味瓶。车上有两个上海人，冻得像两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稻草人（现在你该明白，这里的人为什么热爱喝白酒了吧？御寒哪。外地人来了，也同样要喝上两口暖暖身子的）。但是，这两个上海人却说，“这里绝对是旅游胜地！绝对！”都冻得淌鼻涕了，还大赞胜地。足见此地之魅力。

一路的白桦树，一路的冰河，一路的大烟儿泡，心里幸福地“骂”了一道儿，这可真美呀。我为黑龙江，为雪乡而感到自豪。

雪乡终于到了。天老爷，这儿怎么这么大的雪哟，大雪几乎把小镇上所有的民房都淹没了，雪最深处可以没腰——人走到那里得像棕熊一样“泳”在雪海里。那么，这里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雪呢？有文化的人告诉大家，是日本的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在雪乡附近交汇，这种地形特殊的小山区容易形成丰沛的降雪，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雪乡。又说，雪乡虽然方圆不大但弥足珍贵。

大家
 微语

## 极简

□安 频

●有些人喜欢纷繁复杂，殊不知最后大概率都会成为包袱，会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世间的真谛是极简。你看中国传统山水画，一白一黑，气象万千。最妙的烹饪则是简单的盐、油、食材的组合，那

些“科技与狠活”只会增加肾脏的负担。

●极简是一种淡泊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与浮华世界的完美分离。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我的
 父亲母亲

## 母亲与猫

□廉涛

大约是在2000年秋日的一个周末，我从西安回周至老家看望母亲。以往只要母亲知道我回家，就会早早在村口的桥头上等我，但这次我进了村东头，也没看见村西头桥头上那熟悉的身影。我疾步走进院门，只见母亲坐在屋前的石墩上，怀里抱着那只大花猫，一动不动。待我走到母亲跟前，见她双眸里浸满了泪水。我连忙问：“妈，咋了？”母亲顿时眼泪夺眶而出。我见她怀里的大花猫双目紧闭，又问：“猫病了？”母亲轻声说：“走了，走了……”我这才意识到，是大花猫死了。我摸了摸大花猫，身上还有一息尚存的体温。

母亲说大花猫是两个小时前走的，是老死的。早上她给大花猫泡好了馍馍，不见它吃，到院子一看，发现它在梨树下静静躺着。

母亲养大花猫约有十几个年头了。父亲走后，大花猫更成了母亲日常唯一的陪伴。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喂给它吃，我从西安带回家孝敬她老人家的腊汁牛肉、鱼干、罐头、酸奶等，我一走，母亲就把大部分都喂了大花猫，把它养得像条小狗一样壮实。大花猫有着灰白相间、如同丝绸般细腻的毛皮，轻轻摇曳着细长的尾巴，走起来姿态优雅，尤其是瞳孔中闪烁着的神秘光芒，谁见谁爱。大花猫和母亲总是形影不离，母亲坐着，它便蹲在母亲身边，明亮而富有表情的眼睛一直盯着与母亲说话的人，像一个忠诚的卫士。母亲起身干活，它便如影随行。

说来也怪，我每次回老家，大花猫晚上都会静静地躺在我旁边，似乎知道我又给它带回了美食。起初，我并不习惯，生怕睡着时它突然用爪子挠我，但它却从来没有冒犯过我，这让我相信，猫是通人性的。

若干年后，每当想起这些，我在想，当年母亲是不是有意培养我画画呢？可惜我没有那个天分。

大花猫的突然离去，对母亲来说，无异于亲人离去。我对母亲说：“已经死了，就埋了吧。”母亲起身抱着大花猫在前后院转来转去，不肯将它给我。我说要不埋在前院的梨树下，母亲想了会儿说：“还是埋在后院外的菜地里，不然我看见梨树就受不了。”我在菜地里挖好坑，回家从母亲怀里抱猫，母亲还是不肯丢手，说是要去看看坑挖的咋样。站在坑旁，母亲让我抱好猫，她用小铲铲把坑扩大了许多，把底部和周围铲得平平的，像是在盖一座宏伟的建筑，然后从口袋掏出一块白布，一半铺在坑底，然后把猫放在了白布上，用手摸了摸大花猫的头，又反复捋了捋它的毛，将白布另一半盖在了它身上。母亲静静地看着大花猫，凝视良久，对我说：“埋吧，用面面子，不要用大胡基(关中话，指比较大的土块)。”然后起身回家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母亲给家人做好了饭，照例给大花猫吃食的碗里也盛好饭，自己却没吃一口。

从那以后，我便特别理解人与动物之间那种，有时连人与人都很难超越的情感。

再过二十天，就是母亲十周年忌日，谨以此文怀念我至亲至爱的母亲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-gh@sina.com联系